

人间物语
Renqianwuyu

缕缕花香蕴心间

□惠云

万物皆有灵,花草树木与人类和谐共处,在天地之间永存。养花多年,那些形形色色的花、大大小小的盆虽有的已成为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但它们都如我的灵魂伴侣,在阳台上、在窗台上红黄紫白,争奇斗艳。它们的香气留在我的心底,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最初喜欢养花,来自于父亲的影响。我家的院子里栽植了四季可见的月季花,形状和颜色都酷似玫瑰。春天里,百花盛开的院子清香四溢。早春的迎春花、连翘走了,郁金香、桃花来了。鸡冠花紫红娇媚,地瓜花火红耀眼,还有那满墙爬的紫藤萝,让人满心都是欢喜。

“五月榴花照眼明”,那鲜红似火、热烈奔放的石榴花让人心花怒放。那盆茉莉花是父亲的最爱。它精致洁白,清香怡人,“一卉能熏一室香”。父亲常常深情凝望,细细品赏。凤仙花不仅花美人更“善”——她能给我们染指甲。用一张眉豆叶裹住鲜红的汁液,加点白矾,一根棉线紧紧包住手指,满怀期待地睡下,一觉醒来十根手指指甲都染成了红色。顿时,幸福漾满了小小心房。

秋天的花园也很热闹,父亲最喜欢的是菊花,“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它朝开暮落,坚持绽放,花色多样,坚韧美丽。父亲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坎,都应该像菊花这样坚持、坚韧。

即使是冰冻三尺的寒冬,父亲的花儿中,“枝横碧玉天然瘦,蕾破黄金分外香”的腊梅,仍凌寒独放,香气浓烈。父亲还喜欢一品红,一品红顶部的鲜艳苞片在冬日格外醒目,增添了节日的气氛。还有观赏樱桃、金橘盆景,一盆盆摆放在客厅里,让人忍不住想摘下来品尝。

爱花并且自己把小院种满鲜花的梦想,在我心里生根发芽。

成家之后,我住的家小,一个小小的院落里沿墙种了雪花、桂花、吊兰。冬春和夏秋里,那白雪花和蓝雪花是我的最爱,仿佛不用精心打理就开得笑脸盈盈。吊兰自不必说,它们在墙角处的盆里恣意生长,不声不响地装点着小院的景致。而“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的桂花的香气,更给小院增添了无限魅力。

后来我换了工作地点,住

了楼房。工作变得更加忙碌,生活节奏更快了,就很少有时间去查阅资料,按规律打理花了。不喜水的多肉在我的殷勤浇灌中烂了根,喜阳的茉莉在背阴处徒长不开花,娇贵的兰花也莫名其妙黄了叶。

每一株花的枯萎,都是一次小小的挫败,无声地叩问着我的忙碌和内心。看着一摞摞花盆被闲置起来,我渐渐领悟,它们都有自己的生命节奏和需求。我的无知和盲目,若违背了它们的天性,不过是温柔的暴力。那盆妩媚多姿的杜鹃最后的凋零至今都是我心头最深的疤。

养花,首先是放下期待,学会尊重、观察、倾听,而非强加意志。我为那些枯死的枝叶自责过,为萎蔫的花朵惋惜过,甚至为无端烂掉的根茎哭泣过,这些都曾是我最初养花生涯中不断上演的悲剧。然而,我却终于在这些失败中有了更深沉、更谦卑的体悟。父亲养花成功的经验就是视花如自己的孩子,每天都在研究各种花的生长习性。

花开花谢,本是自然规律。可亲眼看着一朵朵精心守护的花苞,在即将绽放时突然凋零;或是经历了漫长的等

待,花期却转瞬而过,心中难免怅惘。然而,正是这无常,教会我珍惜当下。清晨,第一朵玫瑰悄然打开;傍晚,夜来香散发出四溢芳香。骄阳里,暴雨后,那些雨后叶片上晶莹的水珠折射出的生机,黄昏里某种幽香若有似无地浮动……这些微小而确切的瞬间,远比一个恒久的“完美花期”更令人心动。养花让我学会欣赏过程,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体味“一期一会”的禅意。我也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常常在花前沉思凝望,原来禅意早就在心间。

我回味那些个养花的日子,泥土的气息、根系的伸展、新芽的萌发、花开的姿态……照料它们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在场”。浇水时指尖触到微凉的土壤,修剪时嗅到枝叶的青涩气息,搬动花盆感受根系的重量与抓力。这些细微的感官体验,将人从纷繁的思绪中拉回,锚定在具体的“此刻”。在凝视一朵花的静默里,时间仿佛变得粘稠而缓慢,心头的喧嚣也随之沉淀,缕缕花香蕴于心间。

养花,是一种无需言语的静心禅修。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古体新韵十首

□崔同凡

老兵壮志

两面红旗一颗星,
戎装英姿映春风。
家国若颁征召令,
霜颜犹敢再请缨。

佛门魅影

山门纳垢尽臭铜,
方丈堪比小朝廷。
禅房藏奸暗结珠,
古刹寺外有行宫。

天威

一夜雨浸曹州城,
惊雷裂电贯长空。
天知宦海藏内鬼,
震怒亮剑斩元凶。

伏日闲读

高梧叶密鸣鹧鸪,
静卧绿荫度初伏。
凉沁竹床浑忘扇,
清风一榻好读书。

颂赵登禹将军

寒光淬火怒出鞘,
喜峰高举砍倭刀。
南苑血沃忠魂烈,
长城千古颂英豪。

摘葡萄

累架紫珠垂露甜,
暗香盈袖自流涎。
摘得满筐晶莹玉,
一蝶随人带醉还。

雨后上河图

夜雨连绵水湍流,
十里蛙声入扁舟。
渔郎缆系海棠树,
水中倒影双飞鸥。

紫薇吟

炎高紫薇妆逾新,
绛紫粉红共芳邻。
但得心澄无俗扰,
四时眼中皆是春。

荷塘夏忆

古稀长夏忆少年,
门外青波十亩莲。
凉席铺在月明地,
枕得荷香入梦酣。

童年暑夜

儿时无电无空调,
驱暑全凭蒲扇摇。
银河一道凉如水,
流入奶奶催眠谣。

灯下漫语
Dengxiamanyu

堂前燕

□单衍立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自唐人发出千年慨叹以来,堂前燕便一直栖息在百姓家的檐下或堂前。我自幼生活在农村,见到燕子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而燕子是候鸟,不是整年都待在一个地方!我们北方农谚说:“九九杨花开,十九燕子来。”山东这地方,燕子大约在三月份北归,十月份南迁。

听老人说,燕子记家,一旦在哪户人家筑巢,便会年复一年回到那户人家,鲜少变更,因此我们都称之为家燕。老人还说,燕子在谁家垒窝,就说明这户是好人家。老人还说,燕子是益鸟,给庄稼逮虫子,即使在堂屋拉屎也不能嫌脏,更不能把燕子窝捣掉,否则就会受穷!于是我们都格外喜欢燕子,从不毁坏这帮生灵。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日益推进,人口大量进城,老房子逐渐减少,即使还在,也多是人走屋空,关门落锁。没有人氣的房子,燕子不会光顾。而如今农村新建的房屋,严丝合

缝的玻璃门窗取代了旧时的窗棂门缝,燕子即使盘旋良久也无处进入,即便侥幸飞入也恐难脱身。

随着自然村的逐渐消失,能留堂前燕的百姓家越来越少。此刻我不禁自问,当下的燕子又何处安家呢?无堂安家的燕子此刻是何种境遇?燕子父母是否焦虑与痛苦?沉思良久,内心升起一股莫名的凄凉。

我已年过半百,离开农村老家已有二十多年,父母皆已过世,我生活过的老屋,随着母亲的故去也落上了铁锁。只有逢节上坟时,才偶尔去看一看:破败的老屋,锈蚀的铁锁紧锁房门,满目荒凉,徒留无限的眷恋。我再也难以踏进这扇门,当然燕子也进不去了……

我再次沉思,拥有五千多年农耕文明的中华民族,世代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春燕啄新泥”这般诗意的春光,曾是我们年复一年的寻常风景。而如今,人们大量从农村进驻城市,当然城市有城市的

繁荣与便捷,但是农村就必须没落吗?当然不是,党和国家早已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但是目前尚没有看到乡村停止衰败的迹象。

既然如此,就会出现一种结果,我们能从农村走进城市,但是难以再返回农村。当下的年轻人大多喜欢城市的繁华与喧嚣,而有不少老年人喜欢田园的朴实与恬静。理想的社会治理,应能让人们在城市生活模式与乡村生活模式之间自由选择、顺畅切换,否则,就不是良性发展,就不是绿色发展,就不是可持续发展。不能往返的路就是单行线,甚至是不归路。

于是我又担忧起无家可归的燕子。果然,燕子被逼进了城市。三年前我们单位的一楼大厅混凝土大梁下,住进了一窝燕子,大厅很吵,但燕子一家每年都来,我看到后无比亲切。可是燕子们不会找厕所,天天拉屎拉在地板上,有人嫌脏,我却不觉得。我安排人在燕窝下安装了一个接屎的托板,自此便



无人再去毁坏它们。但是,每当看到这窝寄居在房梁下的燕子,我都有隐隐的不安全感。

晋陶渊明不愿“身为形役”而辞职回家,遂作《归去来兮辞》。唐李白不愿服事权贵,又无明主可投,故作《行路难》云:行路难,归去来!此刻,我不免想为堂前燕而忧伤呼号:家安在?归去来!